名城往事记忆之旅

昆明往事

杨杨 著



花城出版社

一次发现
一场怀旧
一册品味
昆明的深度指南

昆明的发现之旅
昆明的记忆载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寻访名城前诗学符号的原乡
——《名城往事记忆之旅》总序

海 男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套《名城往事记忆之旅》丛书，从一开始就打开了时间地图和历史相遇中的旅行线路。在这个逐渐丧失记忆力和想象力的二十一世纪，重新回到原乡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带着晶莹的目光拂开漫慢史迹中的浮尘，将情思浸到这套丛书的深处。于是，我们会喜悦地感受到一种新的言说开始了。

往事是什么？所有过去的回忆历史构成了往事的篇章。世界正以二十一世纪电子的、足球的、财富的、技术的诸种速度遗忘着历史。当《名城往事记忆之旅》以新的诠释角度，揭开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昆明、西安、成都、南京、杭州、桂林等一座座名城的记忆帷幕时，我们仿佛置身其中，跟随作家们游历着梦的现实和往昔。

在《北京往事》中，作为诗人的洪烛多少年来一直以他个人主义的触须，跨过那些现代化的桥梁和建筑体系，游走在黑夜的深处。在里面，诗人以他浓郁的想象力和忧伤触到了青铜色、黑铁色、白银色、黄金色……在这过去的几大色块中，关于北京城的往事开始历现，正是基于这四大色块，一座伟大而壮美的城池开始了它的诉说。洪烛在许多年以前就开始以诗人的角度寻找着北京城的前诗学篇章，现在，我们可以跟随他的心律经历逝去的老北京的一篇篇秘史。这秘史不是文献，也不是博物馆所荡漾的旋律，而是一个诗人所发现的北京往事。

《重庆往事》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重庆是被水涛溅响的一种悲伤的旋律，随同这种旋律我们进入了山城。关于重庆的印象与记忆，我们往往局限于小说《红岩》中所散发的遗址遗梦。现在《重庆往事》却以我们无法猜测的符号将一幕幕往事重现在眼前，它是新鲜的，敞开的，悲壮与浪漫的往事。沿着往事的历现，著名的雾都掠开了雾霭，就这样我们仿佛随同那些台阶式的梯级，从低处往上走，我

们被作者的牵引力拉上了最高端，于是我们看到了往事弥漫中的重庆城的幽灵们奔跑着，与我们赴约。

当《广州往事》出现时，正像作家叶曙明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于是，作家把我们带到了那曾经的海上，带到了那摇曳的船上……这样的解构法充满了波涛和号声，读者很容易就进入广州城的水上旅途，进入一座“水上名城”的传说中去。于是，一座名城往事充满了漂流感，旋律自水上而来，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往事的浮沉之中。

杨杨的《昆明往事》会带来怎样的关于阅读的惊叹和意外呢？阳光掠过了作家开始写作时的触须，彩云下历现出了这座西南名城的色调，这正是昆明区别于众多名城的风格。是彩云将我们带到了古滇池边，带到了这座城池的神秘往事中去。面对这次写作，杨杨依然像以往一样灵魂出窍，所以，这同样是一次灵魂漫记。沿着作家追溯的往事，那些逝去的时间以饱满的、悲郁的、集体的……灵魂重现于我们眼前，这正是《昆明往事》的写作意韵。《上海往事》、《西安往事》、《成都往事》、《南京往事》……同样带给了我们阅读中的悬念，未翻这些书，心灵就渴望着翻开其中一页，这正是往事沉浮的序幕。

这套丛书力图构筑十数座名城形而上的梦，这些由梦编织的时间尽管已在历史的上半夜中断或被释梦者言说过。然而，隔世中重又回来的一朵玫瑰的沉香永远是遥远而神秘的。在梦的形而上之下就是眼前的现实，就是世界的不断轮回中影响一座城市的那些活生生的，言之不尽的现状。如今，它们全部在书中与我们相遇，犹如在形而上中弥漫着全部诗学、美学、史学符号的那些前世的城市精灵，重又回到了人间；而在时间简史中穿梭不已的那些关于一座城市的凡俗面貌尽管历尽了沧桑，却仍然在作家的叙述中涅槃出世。一座名城就像一个人出生以后所历尽的所有喜悦的、苦难的一切境遇，正是这一切必须迎候的黎明和黄昏，使一座座城池充满了锦绣的年华和漫长的苦役。所有这一切促成了《名城往事记忆之旅》的诗学符号之谜，它是从二

十一世纪的重金属工业和科技文明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一次新的秘密的心灵旅行漫记。

就这样，在书中我们寻找到了回到原乡的地图符号。在这些灿烂而沉郁的诗学符号中，我们寻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在前世的城池中穿越的时间暗道——因寻找而滋生的忧伤，将带我们回到从前；回到被时间之魔咒所笼罩和演绎的那些生与死的谜诀中去的灵魂，则是永生不灭的。

2010-7-1 于昆明

历史与现时中的光与影 1

高原上的“阳光之城”1

彩云南现 7

魂牵梦萦的“后花园”14

中国“西便门”的发现 22

在缓慢与慵散中愉快地前进 30

一座城市的几个关键时刻 37

在古滇王国“青铜之光”的照耀下 37

南诏国的“东京”与大理国的“陪都”49

元朝“大城”里“忠爱”之情及千古

绝唱“孔雀胆”58

用人性与神性浇筑而成的明代“龟城”70

滇越铁路与昆明的“近代化” 76

当云南护国军走出昆明“凯旋门”的

时候 87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之都”和“诗歌

之城”98

我们共同的“昆明之恋” 113

城内的诸多生动细部 121

昆明的象征——金马碧鸡 121

昆明的心灵之湖——滇池 126

昆明的奇山——西山 13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昆明的文化之水——翠湖 138

昆明的石雕艺术杰作——地藏寺经幢 144

昆明的巨宝——金殿 148

东方泥塑艺术宝库——筇竹寺 152

中国名楼——大观楼 157

中国最早的观音寺——圆通寺 163

滇中第一古祠——黑龙潭 169

中国第一军校——讲武堂 174

“新昆明”的声音 181

生长在城市里的“云南民族村”181

留下来的世界名园“昆明世博园”187

诗意地栖息在焕然一新的“老昆明”196

我们在南屏街和近日楼前散步 204

昆明往事记忆之旅图说：

①“金马碧鸡”是昆明的象征，早在 1700 多年前就深受人们喜爱，成为人们的精神图腾。

②滇池是一个古老的湖泊，拥有“滇南泽”、“昆明池”和“昆明湖”等多个古名，它被我们视为“昆明的心灵”。

③站在西山龙门一旁，上接云天，下临绝壁，眺望着五百里滇池，令人如若置身霄汉，飘然欲飞。

④翠湖是一个宝石般的风景区，漫步其中，一个个精彩的“岛屿”组合成一幅幅生动有趣、和谐典雅的“中国画”。

⑤宋代大理国石幢是我国绝无仅有的最精美、最独特、最丰富、最完整、最奇异、最具有历史和美学价值的石雕艺术杰作。

⑥金殿是一座收藏着复杂的政治阴谋和多味“爱情故事”的巨宝，漫步其中，犹如登上了金銮宝殿。

⑦一切关注心灵和热爱艺术的人们，都应该到昆明“朝圣”，因为昆明的筇竹寺无异于罗浮宫，无异于巴黎圣母院。

⑧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毫无疑问地给昆明增加了丰美的文学风景和无限的文化高度。

⑨圆通寺把我国佛教的三大体系及道教众仙和儒家思想，汇聚一堂，共享香火，创造了一个水乳交融、同生共长的宗教精神家园。

⑩黑龙潭这个古老的地名，一直启示着历代昆明人前去寻幽访古，如果找到了黑水祠，就意味着人们窥见了汉武帝时代在云南所开的益州郡的某些秘密。

{11}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我国唯一整体留存下来的百年军校老建筑，当黄埔军校于 1924 年创办的时候，讲武堂已有 15 年的历史了。

{12}东寺塔和西寺塔是南诏国留在昆明的建筑遗存，南诏人在这里搭建了一条由世俗通往神圣的路，这座古城因而有了静穆的宗教生活。

{13}在昆明市的中心部位——文明街一带，留下了一片老街区，人们在这里不但窥视到了昆明的独特个性和独特魅力，还能找到让那些古老的事物继续在新时代生存下去的理由。

沈绍林　绘制

历史与现时中的光与影

我作为一个漫游在云南大地上的写作者，多年来，对昆明历史与现时中的光与影，异常着迷。我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时常用自己的姿态，在那些忽明忽暗的光影中出没。我感受到了那些光影的魅力，也捕获到了其中的某些秘密。它们一直引领着我投身其中不断采撷。我很贪婪，不停地出入其中，因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和“冗烦”。纵贯一二千年，留下的只是历史学家的窃窃私语和作家的伟大想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光影还持续地照耀、叠压、挑动、感染和改变着我们。

高原上的“阳光之城”

许多年前的一天，我游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我像那些迷失在昆明大观楼、翠湖、西山、盘龙江畔的来自别处的游客一样，完全忘记或忽视了昆明的地理高度，而对这里的阳光情有独钟，乃至铭记终生。我只觉得似乎昆明的天空中一直存在着某种不争的事实——此处的阳光与别的城市的阳光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好像这座古老的城邦与太阳签订了某种协约，让阳光以一种独特的姿态、色彩、温度和力量，来亲和自己的肌肤，让每个有机会进入这座城邦的男女老少，都能产生种种难以形容的美妙感觉，而且没有人会对自己的感觉无动于衷。那就是，大家都会深深爱上这座城市。

对于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黄裳来说，昆明无异于他梦想中的“理想国”。在很多年以前，他在《昆明杂记》中告诉我们，“过了双十节，在北方已经是相当冷的天气了，这里却整天有好好的太阳，

从古老的柏树枝柯里漏下来，照在人的脸上、身上，是那么舒服”。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早晨的寒冷如深秋时节的阴寒，只要太阳一出来，就完全给解除了。太阳照在身上，好像小电炉一般。”因此，他忍不住发出了由衷的赞叹：“昆明的确是个好地方！”赞叹之余，他又进一步梦想“将来发了财，颇想在这里盖一所房子，一年来住他几个月”。

我的朋友著名作家范稳，从“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来到昆明，把云南视为他最重要的生活和写作之地，昆明天堂般的阳光已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他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干脆就叫《在昆明烤太阳》。他说：

冬日的阳光尤其让这个城市明媚温暖，也让它显得慵懒闲适。昆明话不说“晒太阳”，而说“烤太阳”，就像北方人说烤火一样，足见昆明太阳的热力。“烤太阳”是昆明市井生活的特有专利，北方的城市冬天里即便有太阳，也是形同虚设，跟月亮的光芒没有什么两样；南方的许多城市冬天里天空总是很低，太阳要出来就像过节一样。只有昆明冬日温热的阳光，烤在人身上让你真切地感到它的质感，让你想到爱，感到人与阳光的肤肌相亲，让你有一种被温暖拥抱的感觉。在这种环境里，人懒一点就懒一点吧，该享受阳光的惬意与舒适就享受吧。许多人还花钱从北国跑到南方的海边去“烤太阳”呢。昆明人不用那么劳筋费神，自己抬个凳子就坐在院坝里享受生活了。一些老昆明人，男人烤太阳，女人还给他搬凳子，让他跟随阳光的脚步一同烤到太阳西沉。

清代康熙年间的进士吴自肃，本是山东人，纂修过《云南通志》。有一次他从贵州进入云南，就感到阳光和煦，异常舒服，在《滇境》一诗中写道：“才入滇南境，双眸分外明。诸峦环秀色，芳树带文情。”这种感觉我也曾体验过一次。我清晰地记得，那是 2001 年 11 月的一天，我一大早从贵州乘车到昆明。在贵州的路途上，我很少有机会见到太阳，天空的云雾一直很沉重，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压力，使我大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竟然没有一点力气抬起头来。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简直像个病人。但是，一进入云南，天空魔术般地发生了变化，太阳平静地显现在蓝天上，一种均匀的艺术一般的光线，在摇晃中从车窗外探射进来，不时飘洒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手上和身上。车里的人似乎都如释重负，顿时活跃起来了。每个人说起话来，声音里都好像包含着春天的气息。而且，我们越接近昆明，阳光一刻好过一刻，每一分钟都让我们从变化的阳光里领悟到微妙的感觉。在意识里，前面就是一座在艳阳天下生机勃勃的城市，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向它靠近。从那次普通或偶然的经历开始，我常常把昆明和阳光这两个迷人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从它们之间寻找一些逻辑关系。我暗自把昆明视为一座“阳光之城”。我对自己这种命名式的发现很惊慌，因为它们在史书上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强大的词语。它们只是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来自宇宙的光热与一座美丽城邦，存在着一种必然而神秘的关系。

对于这种存在着的真实的神秘关系，我最尊重和热爱的女作家海男也曾通过她的感性文字来揭示，她说：

昆明的气候依然呈现出春天容颜，我每天在写作时，都在仰头看看窗外的气候，天气影响着我们身体中的语言，简言之，天气与我们的灵魂溶为一体时，语言才会显得富有生机。

事实上，我们在昆明所产生的种种神秘而美妙的感觉，是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的，即昆明在地理位置上的“高度”，决定了它的不同寻常。只要略加查寻，就可知道昆明的平均海拔达 1900 米，是紧跟拉萨之后的中国不可多得的第二座高原城市。清代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在解释云南为什么被称为“滇国”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认为云南在得高，“滇就是天”，“一日上一丈，云南在天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拉萨和昆明同是中国两座离天最近的城市，一座圣洁无比，是西藏高原上名副其实的雪域圣城；一座温暖如春，是中国西南高原上罕见的“阳光之城”。

当然，世界上并非只有昆明与太阳的关系这么紧密，以每年平均日照时间来说，昆明是 2327?郾 5 小时，而拉萨多达 3005?郾 3 小时。拉萨平均每天有 8 小时 15 分钟在太阳的照耀下，而且由于空气稀薄，降雨较少，阳光显得特别明亮，雪峰显得异常清晰。那才是中国和世界最壮观的名副其实的“日光城”。而即便在云南，日光照得最多的地方也不是昆明，而是永仁县，其次是宾川县，第三是元谋县，它们每年的平均日照时间分别是 2803?郾 7 小时、2706?郾 3 小时和 2630?郾 3 小时，其中，永仁县在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平均每天日照时间达 8?郾 6 小时，与“日光城”拉萨相当。这三个县才真正是云南的“日光城”，那里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早已成为某些人接受日光浴或开发太阳能的好去处。

说实话，任何到过昆明或对昆明有所认知的人，都不会把“日光城”强加在昆明头上。虽然昆明每年的平均日照时间也的确不短，它与南京的 2155?郾 2 小时、上海的 2014 小时、杭州的 1903?郾 9 小时、武汉的 2058?郾 4 小时、广州的 1906 小时、成都的 1208?郾 3 小时、西安的 2038?郾 2 小时和桂林的 1550 小时相比，始终是排在拉萨之后的第二个日照时间最长的中国省级城市。按科学数据来说，昆明享有“日光城”之称的美名，是理所当然的。但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好像还没有一个组织或一个人率先提出这个观点并表示赞赏性的认可。

在我看来，日光城的“日光”二字，给人的印象是灼热和暴烈，像一把把闪光的利剑，让人敬畏和退避三分。而昆明的天空，虽然没有拉萨那么深邃，那么干净，那么赤裸，但昆明上空的阳光，却是一种醇厚味道，可以品尝的；是一种和谐的音调，可以感知的；是一种适度温柔和妩媚的形象，可以抚摸的；是一种迷人的色彩和气氛，甜丝丝的，暖洋洋的，金灿灿的，简直能让一个清醒的人陷入无限陶醉。

是的，生活的意义是从陶醉和梦想开始的，而太阳给世界、给人类带来了光和热，带来了果实和鲜花。这样也就带来了快乐，带来了

陶醉和梦想。太阳是世界的“眼珠”，是我们看得见的最伟大的圣灵。它注视着我们，滋养着我们。我们把最真诚、最明亮、最悦耳的赞美诗献给它。但现实未免有点残酷，有点不太公平，因为空中的太阳并不是给我们每个地方、每个人以同样的温暖。这当然不是太阳的罪过。太阳在高高的天空中，没有休息，没有阴晴，没有私欲，哪怕我们看不见它的时候，它依然像神一样存在。只是由于我们的地球在轨道上运行时，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上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和对太阳的感受不一样罢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昆明的确是一座独一无二的“阳光之城”，它被大自然塑造出一个完美的身材并置之于一个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上。昆明 1900 米的平均海拔，并且地处北纬 25°，可以说海拔高得十分适中，纬度低得恰到好处。如同我们平时说的“魔鬼身材”。一般来说，海拔高过 2000 米，大气这床“被子”就变薄，气温就下降，就寒冷；海拔低于 1500 米，“被子”增厚，人和万物捂在里面，哪有不热的道理？说得准确一点，当海拔每升高 100 米，气温就相应降低摄氏 0?郾 6 度。所以，如果用昆明夏季的气温与同纬度但海拔只有 167 米的桂林相比，昆明的平均气温要比桂林低摄氏 8 度左右。当桂林、重庆、武汉、南京的人就像生活在“火炉”里一样时，昆明人却在凉风习习中散步。另外，昆明所处的低纬度，让太阳在它上空的位置一年之中变化很小，四季的个性因此被消解了。我手中的一份资料这样写道，“昆明年平均气温在摄氏 15?郾 6 度左右。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9?郾 3 度；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气温仅 22?郾 2 度。2 月份平均气温已超过 11 度。3 月份平均气温超过 14 度。4 月份平均气温超达 18 度。这几个月，月平均气温上升较快，平均超过 3 度以上。5 至 8 月，平均气温都在 20 度左右，其中以 7 月份平均气温为最高。9 月份，平均气温降到 18 度左右。10 月份降到 16 度左右。11 月份降到 13 度左右。12 月份，平均气温为 10 度左右。在全年各月的平均气温中，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不足 22 度。按照全国以月平均

气温达到 22 度以上，才能划分为夏季的标准，严格说来，昆明是没有气温上的夏季的。又按照全国以月平均气温低于 10 度，才能划分为冬季的标准，那么昆明只有 1 月份勉强可以算为气温上的冬季。其余时间，依据气温的标准来看，都是春、秋季”。从这点上来看，我们毫无疑问，要感谢伟大的神灵用高海拔和低纬度这两个“法则”，赐给了昆明最精彩的“高度”和最恰当的“位置”，使昆明摆脱了“冰冷”和“火热”，使昆明具有了天使般的身体条件——高挑、柔软、白皙、丰满、性感，永远体验着最妙不可言的快乐，同时还拥有俊美健康的子嗣。

除此之外，昆明还有一个美好的、纯真的、近似于虚构的空间环境，那就是在它的上下左右，“众神”活灵活现。我们只要找来一张普通的地图，就能把这个“秘密”非常神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云南西北部，有青藏高原，东北部有乌蒙山。它们对于云南、对于昆明，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高原和山脉，它们是众神之山，它们用种种神秘的力量呵护着我们昆明。当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南下时，众神之山把它们拒之门外。而与此同时，从西南亚吹来的干暖气流，也像神一样从高空汹涌澎湃地推向昆明，迎头把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给顶开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股非凡的力量，上有气流去冲撞，下有高山去阻隔，天地合力对付那个远道而来的“冷神”。这是两种异常激烈的对抗，场面像战争一样的惨烈，只是我们看不到，也听不见。我们很难“审视”神与神之间的“斗争”，但它们的力量显然时时在触及我们的生活，在维持着昆明温和、明丽、均衡、协调的特性。大家在观看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时，常常会出现这样奇怪的“画面”，当预报全国将要出现大范围强降温雨雪天气时，云南被划在圈子之外，昆明依然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散发着古老而浪漫的气息，同时又表露出不可遏止的生机。这种气息和生机，如果在热带阳光的扫射之下，或在寒冷的威逼之下，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昆明的祖先就开始吟唱这种气候的赞歌，把一个最诗意、最滋润、最

有想象力的词——春城，以诗歌的方式，让它扎进昆明这块土地，又让它以诗歌的方式生长出来。据考证，450 多年前的明代诗人杨慎最早发自内心地唱出了昆明的“春之歌”——他在《二月八会留别》一诗中第一次直接写出了包含“春城”的诗句，“东台北道苦相留，花月春城夜色悠”。接着他又先后写了“春城风物近元宵，柳亚帘栊花覆桥”和“君侯载酒过春城，画戟清香绛烛明”等诗句，让“春城”二字永恒地刻写在了昆明的历史上。

可以说，这个“春”字虽然是杨慎用昆明独特的“月光”和“烛光”直接“浸泡”而成的。但在我看来，月光下温暖的“人情”和繁盛的“风物”，却是一种非常阳光的生活形态，是阳光的本质或本性，是阳光所创造的“杰作”。凭着“阳光”，昆明有了“春光”；因为有了“春光”，昆明才认识和爱上了“阳光”。这是昆明的梦想，是高原、山脉、河流、大地、花草、果实、诗歌与城市之间的一种伟大宿命，是太阳在云南的一种胜利。

如今，在梦想的诱惑下，昆明仅凭“阳光之城”这一点有别于北京、上海、哈尔滨、乌鲁木齐的“异域情调”，就可触动人们的心灵，更何况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需要体验的内容之一，就是来自阳光的“温暖”，难怪那些外来者无论栖息在昆明的哪一个角落，无论是常住昆明还是匆匆过客，他们的身体感觉都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们一个“真理”：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找不到一个阳光如此新鲜、温馨、虚幻的城市了。它多么诗意，多么适宜人类身体的需要和居住，多么让人活得有滋味、有信心、有尊严、有爱情、有理想。

彩云南现

由于昆明特殊的“高度”和地理“位置”发生了积极作用，昆明的天空中常常出现异样的彩云。那是我们看得见的“风”——蓝色的风，白色的风，彩色的风，羽毛的风，音乐的风，国画的风，通灵的

风，思想的风……大地上一切美丽的事物都虚化成云，飘到了天空中，它们美得令人惊诧，令人震撼。

也许，云南能闻名天下，就是这种独特的“风”在其中发挥了无比的作用。我们从史书上知道，当其他省市的人用山河之方位或民族之别称来作为自己的省名、市名的时候，云南却因出现在天空的这种看得见的“风”而得名。《滇略》上说“汉武时，彩云见白崖，县在其南。故名云南”。《云南通志》也说“元狩间，彩云见南中，云南名始此”。可以说，云，既决定了云南历史的某些写法，还决定了昆明历史内涵的某些特征。

我想起一些在昆明流传的关于云的传奇“故事”。

一个与云南的历史紧密相关的人物，名叫庄蹻。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厌倦战争，更厌倦发动战争的国王。有一天，他带领一帮种田的弟兄去造反，打了许多胜仗，但总是没办法把国王打垮。好在庄蹻是个异常聪明的人，他大脑里突然来了一个令人叫绝的想法，那就是尽快带领他的弟兄们离开战场，到一个没有国王的地方去。于是，他到处询问，到处打听。他认为赶马经商的人走过的地方多，见识肯定非同一般。所以他一遇到赶马的人，就不断去追问。一些年轻的马哥头对庄蹻的提问总是摇头。但庄蹻并不失望，他们找到了年轻的马哥头的父亲的父亲——一位不再赶马的老爷爷。老爷爷告诉庄蹻：那个没有国王的地方，有啊，但可惜它不在人间而在天上。庄蹻说，你在骗人？老爷爷说，我从不说谎。我要告诉你的都是事实。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赶马到南方去，那是一条很凶险的路，山高水急，盗匪又多，一般人是不敢去的。而我却鬼迷心窍地踏上了那条道。我翻过了一百零一座山，蹚过了一百零一条河，走得我人困马疲，苦不堪言。正在这时，前面的山水发生了变化，像梦幻一样，一朵彩云飘了起来。那样漂亮的彩云，我从没见过，想也想不出，梦也梦不到，用语言也无法描述。我只记得它的颜色有青有紫，有红有蓝，里面还有青山绿水、树木鸟儿，中间是一座壮丽的大城。那里没有国王，没

有财主，城里的人安居乐业，吃得饱，穿得暖，又自由，又快乐。这时，老爷爷却沉默了，不再讲。庄蹻催促了半天，老爷爷才说，后来，一阵大风从北面吹来，把那朵彩云吹到最南边去了，至于最后落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虽然我赶着马去寻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但我可以肯定，我不是做梦，那个彩云包裹着的好地方就在南方。

庄蹻相信了老爷爷的话。于是，他带着一大群弟兄上路了。他们向着最南方前进。虽然困难重重，但那个神秘的彩云之地一直魔力般地吸引着他们。在他们把一切高山、激流、强盗、疾病、饥饿征服之后，他们真正登上一座高山之巅，看到了几朵巨大的彩云，那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彩云，颜色复杂得让他们没办法用语言表述，红中有绿，绿中有蓝，蓝中有黄，黄中有紫，紫中有红，红中有白，白中有青……个个望得目瞪口呆。当他们回过神来时，又见彩云之下，山清水碧，一座金色的城池安详地坐落其间。城门打开了，一群穿着彩云一样衣裳的男女老少出来欢迎他们，欢迎他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宾客。在城里，他们更加惊喜，这里真是一个没有国王的地方，天上飞着绿孔雀，地上走着大白象，池塘里开着簸箕大的莲花，家家都有一个大花园，人人穿着用金线和羽毛做的衣服，说着鸟一样动听的话。庄蹻和他的弟兄们相信这就是那个从彩云上飘落下来的城邦。他们住了下来，从此再也不愿离开这个自由美丽的地方，最后娶妻生子，变成了这里的人。又过了很多年，一些人从这里路过，他们就向那些人介绍说，我们是从彩云上飘到这里来的。再后来，又有更多的人从这里路过，人人都要到这个彩云之城里走走。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但后来的历史已经确证，无论庄蹻是不是以一个入侵者、建设者和统治者的形象在昆明的历史上出现，还是他只是一个“彩云南”的探险者和发现者，庄蹻的存在是事实，他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度，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比绚丽的青铜器的艺术世界，这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如同神话一样虚幻的事实。

而在庄蹻之后，一个地位更加显赫同样确凿地存在于史书上的汉武大帝，对于比梦还遥远的“彩云南”已经心驰神往了。那是在距今2100 多年前的某一天，出使西域刚刚回国的张骞，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说到一件让汉武大帝异常兴奋的事——张骞曾在阿富汗、伊朗等国，见到蜀地出产的柞布和筇杖，当地人说那是通过印度人从“西南夷”买来的。这让不可一世的汉武大帝感到新奇、陌生和刺激，那里的高山、峡谷、险道，仿佛到处隐藏着诱人的秘密和宝藏。汉武大帝随即派人到“西南夷”探访寻路。使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不远千里赶往昆明，虽已望见满天壮美的彩云如同天女织就的巨幅彩锦，但却遭到“昆明”等部落的阻击，不得不无功而返。汉武大帝没想到“西南夷”的人竟然如此野蛮，如此放肆，竟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为此很长时间闷闷不乐，耿耿于怀，这更加刺激了他征服“西南夷”的欲望。突然有一天下午，汉武大帝在小憩时，做了个梦，梦见了那个让他日思夜想的天空铺满织锦的地方。他把大臣们叫来，说他梦中“彩云南现”，天降祥瑞，是大吉之兆。因此他要为大汉王朝开疆拓土，准备出兵“西南夷”。现在看来，汉武大帝的备战是相当充分细致的，他们决心一战必胜。其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当他们知道“西南夷”有个“昆明池”，就意想可能会因此发生水战。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便在长安城西南开凿“昆明池”，打造楼船，操练水兵，以习水战。后来，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果然发动了一场战争，巴、蜀军队击灭了滇东北的劳浸、靡莫，滇王投降，彩云之下的“蛮人”，从此服服帖帖地归顺大汉王朝。

这个“传说”的震荡作用是绵延不绝的，此后，彩云作为祥瑞之物常常在昆明上空飘飞。人们争相目睹它，传扬它，赞颂它。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彩云南现”的记载，而且已形成了一条“规定”，那就是每当彩云出现时，云南的地方官员就要把它视为“特大喜讯”，立即遣派使者赶往京都，报告皇帝老爷。特别是明清两代，出现在诗人墨客笔下的“彩云”就达 500 多条。如“彩云一片舞天鸡，五色光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